

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

临界点4

第七届
未来科幻大师奖
精选集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临界点4

第七届
未来科幻大师奖
精选集

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临界点. 4,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/ 未来科幻
大师奖组委会编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9.11

ISBN 978-7-229-14463-0

I. ①临… II. ①未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07503号

临界点4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

LINJIEDIAN 4 : DIQIJIE WEILAI KEHUAN DASHIJIANG JINGXUAN JI
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

责任编辑 : 肖化化 郭思齐
责任校对 : 刘小燕
装帧设计 : 温玉南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4 字数: 380千

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4463-0

定价: 6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

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共收到小说380余篇，经10位专业编辑初审评选出42篇入围作品。2018年11月7日~8日，3位复审评委经过两天封闭式审稿，共评选出15篇作品进入终审环节。2018年11月9日~12月4日，经11位终审评委审定评分，最终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共6篇作品。最具改编潜力奖由6位专业评委审议推选。获奖名单于2018年12月8日未来科幻大师奖颁奖典礼现场公布。

主办单位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出版社是中国西部地区一家大型出版社，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。2005年，以重庆出版社为核心组建的重庆出版集团正式成立，业务范围覆盖至图书、报刊、电子音像、网络出版、纸业贸易、精品印务、文化投资等多个领域，实现了从单一出版社向大型文化传媒企业集团发展的历史性跨越。数十年来，重庆出版集团共出版发行图书数十亿册，获省部级以上奖项2000多个。

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

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成立于2015年9月，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管，以建设富有成都特色、具有全国影响的枢纽型网络社会组织为目标，旨在推动网络文化行业发展，繁荣网络文艺，团结引领互联网人才。

成都翌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成都翌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幻文化为核心的传媒企业，致力于将“科幻是一种生活方式”的理念植入人心。旗下包括“赛凡科幻空间”

实体店及周边衍生品、“未来科幻大师”赛事及系列活动。“未来科幻大师”目前已连续举办了七届，培养了多位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坚力量。

评委组成

小说奖终审评委

刘慈欣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三体》）
邹禾（重庆出版集团卡通分社社长，总编辑）
韩松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地铁》）
何夕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天年》）
江波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银河之心》）
张冉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起风之城》）
宝树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时间之墟》）
夏笳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关妖精的瓶子》）
陈楸帆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荒潮》）
阿缺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机器人间》）
灰狐（科幻作家，代表作品《招魂》）

最具改编潜力奖评委

张小北（科幻电影《拓星者》导演，知名编剧）
卢恒宇和李姝洁（编剧/导演，代表作品《十万个冷笑话》）
张译文（微像文化CEO）
陈思羽（北京蒲蒲壳映画CEO）
西夏（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）
朱飞云（惊叹元素传媒开发总经理）

评审环节

- 1) 本奖项设置初审、复审和终审三个环节。
- 2) 初审环节：投稿结束后进入初审环节，初审稿件为投稿合格的所有稿

件。初审评委团由十位专业编辑及作者构成，每篇文章将由最少两位评委进行独立评审，每位评委分别推荐五篇优秀作品进入复审环节，初审入围名单及初审评委将在初审结束后公布；

3) 复审环节：复审评委由三位资深幻想文学编辑/学者组成。复审评委将在主办方指定场所进行无干扰集中评审，并针对入围作品进行投票，每位评委有 15 个终审入围名额。同时得到三位评委认可的作品将直接进入终审阶段。如入围终审作品不足十五篇，则三位评委进行商议，直至选出 15 强作品。

4) 终审环节：终审评委对 15 强作品进行评审并打分，根据平均分决出一二三等作品。

5) 最具改编潜力奖：由最具改编潜力奖评委团单独评议决定。

6) 人气奖由网站粉丝投票前两名的作品当选。

目 录

三等奖作品

- 杨晚晴 天上的风 / 003
张潇 万灵酒吧 / 040
黎木 生之所向 / 056

二等奖作品

- 杨晚晴 罪 / 105
石黑曜 仿生屋 / 132

一等奖作品

- 慕明 假手于人 / 183

入围作品

- 睿雨 时维旅行 / 221
文隐 Glitches / 273
星垂 口琴 / 289
凉言 丑丑 / 300
刘雨曦 赋格 / 330
柴武 巴比伦之匙 / 338

野生火箭 | 决胜十二码 / 377

修新羽 | 他人之痛 / 384

张琛 | 电锦瑟 / 405



三等奖作品

天上的风

杨晚晴

我给父亲读诗
他躺在床上
以呻吟声唱和
往事像蚊子般在耳畔盘旋
飞向我们的结局

父亲老了。

此刻躺在病床上的，是一个被岁月和病魔共同凌迟的人。在他的印象中，父亲本就消瘦，而现在更是瘦得触目惊心。他不敢长时间地凝视父亲，唯恐这样会造成信息过载，让他本就混沌一片的头脑更加无所适从。他一厘米一厘米地移自己的目光：银色的寸头，原先这里是一片蓬勃的黑色丛林；沟壑遍布的额头，灰白相间的眉毛，敞开一条细缝的眼睑，黯淡的光从里面漏了出来，让他无法确定父亲是睡是醒；爬满脸颊的胡茬，他记得从前父亲每天都会一丝不苟地犁除脸上的杂草，而今杂草蔓生，重新定义了这个男人从人中到嘴角到下巴到喉结的面容地貌；

探出被子的肩膀，衣架般支棱着，这一座曾令他心安、供他骑坐，也曾对他造成威压的横置山脉，如今只剩下一具嶙峋的影子。

父亲老了——不，应该说父亲病了。父亲的急遽衰老只是病的副产品，祝博伦想，只是八年而已，他不应该老得这么快。

八年。而已。

父亲的眼皮颤了一下，嘴唇也跟着动了动。他犹豫片刻，还是俯身凑了过去。

“博——”从父亲的嘴角流出了一个字。

他耳畔嗡的一声。抬眼看父亲，老人的目光漂浮着，却无疑锚定在他的脸上。祝博伦向后展身，重新坐回到座位上。父亲的右手从温控被下支了出来，食指扬起。智能病房瞬间领会了他的意图。病床上半部缓缓折起，有着微机电系统表皮的水管如银蛇般爬向父亲的嘴边，并在他固定在半坐姿后将水嘴钻入他的嘴角。他看到父亲的喉结小幅度地上下耸动，那是水正在注入这个病人的身体。病房四壁闪烁着淡淡的橙色光，提示探望者病人此时正处于稳定但并不乐观的身体状态。

这一刻终究还是到来了。他想，不是得意扬扬地向这个终生的敌人炫耀自己的胜利，而是展示悲悯。

八年。一事无成。只是要失去面前的这个人。

“你——”父亲说，“回来了？”

他吞下一口唾沫，“嗯。”

“什么时候……走？”

他愕然看向父亲。老人在回望着他。他看到他的嘴角微微翘着，曾几何时他是如此渴望看到父亲这样的表情，然而此刻父亲的话语和表情互相印证而又互相否定，成为一种无法被理解的悖谬。

“过一段时间。”他说。

父亲眨了眨眼睛。“你的研究……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‘还好’不算一个回答。”

他攥紧拳头，在父亲眼中捕捉到了那一道锋利的光。这道光曾出现在父亲赞扬他的时候、责骂他的时候、回答他问题的时候、对他失望的时候……叫他永远不要回来的时候。

“1153例，全部上传成功。”他说。

父亲继续用那道光灼烧着他。

“经过严格的双盲测试，”他低下头去，嘴唇不由自主地开合，仿佛回到向父亲汇报考试成绩的岁月，“所有上传者都被认定具有完整核心意识和人格。”

父亲眯起眼睛，“……认定？”

他的脸僵了一会儿。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人总能准确无误地戳中他的暗疮，那这个人非祝明德医生——他的父亲——莫属。

“他心假设，”他舔了舔嘴唇，“除了自己之外，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人是否拥有真正的自我觉知。”

“所以只能认定。”

“对。”

父亲挺了挺身，他看到父亲的嘴角由于疼痛而咧开，像一个吊诡的笑。

“我只是一个算法。”父亲说，嗓音喑哑，带着一缕不加掩饰的讥诮，“或者按你的说法，我只是我的连接组，对吗？”

他闷声说：“对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说完，父亲抿紧嘴唇，合上眼睛。父亲正在关闭谈话的大门——一如既往地，带着他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
“多陪陪你妈。”父亲的眼睛依旧闭着，他的话声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。

他打开拳头，又重新捏紧。

“我会的。”他说。

在病房门口，母亲紧紧攥住他的手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他摇了摇头，莫可名状地笑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“还是老样子，对吗？”

他的脸颊跳了一下。老样子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无休无止的争端和动荡成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预设状态，哪怕八年过去，他的眉宇间已经落满岁月的尘埃，哪怕父亲曾经伟岸健硕的躯壳已经几近崩毁，这一个“老样子”仍岿然屹立在三口之家的语境之中，仿佛一块劈开奔流时间的河中石。
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唯以苦笑作答。

母亲使劲捏了捏他的手，“其实你爸他不是这个意思……你知道他——”

“还有多少时间？”他突兀地打断母亲。母亲把头撇向一边，“医生说，癌细胞正在快速扩散，你爸清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

这是他料想到的回答，也是他回来的原因。尽管如此，他的胸口还是一紧。

“必须尽快上传，”他说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板冷硬，“在癌细胞侵蚀到核心意识之前。”

母亲松开了手。“博伦，你知道你爸他一直在反对——”

“现在他怎么想并不重要。”他把目光狠狠砸向眼前这个悲伤而又无助的女人，力道之大，甚至令他自己都感到了疼痛。但他必须宣示决心，必须争取到母亲手中的这一票——在这个家中，一意孤行是常态，互相伤害亦是常态，他相信母亲有这样的觉悟。“他面对的是死亡。”祝博伦颤声说，“任何价值观的冲突都不应该凌驾在死亡之上。妈，我回来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谋杀。”

母亲移开目光，不知所措地盘绞着双手。

“我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总有一个时刻可以独自忧伤

总有一种生活无以名状

裹挟我们一生的从来不是清风白云

只有鹅毛细雨

和吹弹欲破的感情

From 波士顿 To 北京

北京本地时间：2045年10月15日 20:14

第112号点对点语音通信链路日志

由 MEKA TECH 语义引擎归档整理

凯尔·施密特：你离开这几天，又有三例自愿申请终结。其中一个“生前”是电脑工程师，这家伙甚至等不到冷静期结束，就在思维包中编写了一个死循环，用数据溢出结束了自己的意识——真的很天才。详细情况我已经推送到你的增强视域中了。

祝博伦：我看到了。

凯尔·施密特：从第一例上传成功到现在，已经有73例自愿终结。

祝博伦：不到上传数的十分之一。

凯尔·施密特：……但已经具有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，远非随机扰动所能解释。

祝博伦：你想表达什么？

凯尔·施密特：博伦，你曾经对我讲过你和你父亲的争执——我在

想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遗漏了什么。也许正如他所说，人的意识不能由连接组学完全解释——

祝博伦：我的父亲是一位不可知论者，发生在我们之间的，甚至算不上是争执。凯尔，我们是科学家，奥卡姆剃刀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所应秉持的唯一原则——最简单的假设往往最接近真实。不需要引入什么“隐变量”，意识是任何高度复杂的物理系统都有可能自发产生的，只要它恰巧拥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和正确的数学结构，而这两者都是可以经由演化实现的。

凯尔·施密特：……那你怎么解释这些想要“自杀”的意识？

祝博伦：我不知道。但总会有个解释，在连接组学的框架之内。

凯尔·施密特：博伦，我欣赏你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但在这个“总会”到来之前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公众的诘问和科学伦理委员会的质疑——你觉得你能说服那些不可知论者吗？

祝博伦：……我正在试图说服其中一个——最具代表性的那一个。

结束通话后，他又躺了一会儿。闭上眼睛，黑暗中是金红色的、回旋不息的湍流。喧嚣的不止是光明的假相，还有声音。耳鸣像一根长针，直直捣入两耳正中、那块豆腐状的柔软器官。

看来是睡不着了。

祝博伦睁开眼睛，增强视域随即被唤醒。他用目光移动幽蓝色的视点，视点在房间中兜了一大圈，没有找到本应无处不在的灯光虚拟开关。他叹了口气，坐了起来，用拇指按压太阳穴。分辨率低下的钝痛被另一种锐度更高的疼痛所取代。

片刻之后，他起身，摸索着走向卧室门口。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磕绊，这个房间似乎被时光冻结在八年前他离开的那一瞬——他的脚认得路。推门出去，眼前豁然。苍白的月光勾勒出朦胧的轮廓。他光着脚，溯月光之河而上。父母的卧室。走廊。客厅。餐厅……这是一条流水线，记

忆在这里被称量、分拣、封装，打上标签——奇怪的是，当他努力要把父亲嵌入眼前的场景，他看到的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。他已经记不清他们之间无数次的问答、对峙、辩论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，记不清父亲的夸赞与呵斥，记不清这个高大男子抛洒在自己脸上的眼光与巴掌了。当时的依恋与挣扎、仰慕与憎恶，在时间之河的下游眺望，竟是如此微不足道。

是因为终究要到来的离别，让这一切显得微不足道了吗？

他使劲甩了甩头，疼痛在颅腔里来回弹射。他走向走廊的另一侧。书房的门敞着，露出一整面森然的书墙。那对父亲无比珍爱的雅马哈书架音箱也在，此刻如两枚矩形瞳仁，正打量着归家的浪子。在他的记忆中，书房是父亲的私人领地。不管回家多晚，这位脑外科医生都要在此独处片刻。也许是为了阻止妻子和儿子染指自己的领地，父亲总是在书房里凶猛地抽烟，放震耳欲聋的古典摇滚，即便是最能勾起祝博伦兴趣的书架，也只陈列枯燥的医学书籍。执拗、冷硬、气味浓烈，他想，这间书房就是祝明德医生的一小片灵魂——如果有“灵魂”这种东西的话。但是——

他向后退了一步。不，那段记忆不可能是真的。那个在音乐声中流泪的人，不可能是他的父亲，不可能……那支曲子叫什么来着？

地板下的压电装置终于后知后觉地触发，灯亮了，橙色的灯光刺得他眉头一皱。他转身，退入客厅。待逐渐适应了光线，他看到餐桌上一对骨瓷碗碟形影相吊，碗里是三分之一喝剩的豆腐脑，碟里是半块烧饼。

他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。

母亲回家的时候，他正在沙发上发呆。

“博伦，你怎么不去休息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默默地看母亲弓着腰，把两只平底布鞋鞋尖向外，整齐码放在地上。